預備油

在器皿，等待時候滿足

我的身體從頸部到腳盤紅到發紫，沒有一處的皮膚是正常的顏色，
到最後甚至轉黑，黑到連護士都找不到靜脈下針，只能從虎口勉強扎針。

文／柯立倫口述 馬大整理　圖／Enoch

哈利路亞，奉主耶穌聖名作見證：

我自小在真耶穌教會受洗長大，是極大的福氣，但現在回想起來，年紀漸長後，因未能在真理上扎根，漸漸地在聚會、接受宗教教育，以及參與聖工的服事上，仿若執行例行公事般。久而久之，因對信仰的體驗不深，沒有活出神教導給我們這又真又活的真理，竟在不知不覺中，將聖經原本活潑的道理，固化成世俗的知識。即便持續參加團契及服務性的教會聖工，但因對聖經道理僅存著斷簡殘篇般地了解，且又受屬世不純全的道理所影響，現在回想起來，當初不過是抱持著加入社團活動的心態罷了。

工作時期，因過於繁忙，再加上失去儆醒，已把自己的帳篷漸漸挪移，信仰與生活呈現分離的狀態，也就成為「安息日信徒」。感謝神的憐憫與安排，二十幾歲時，神安排我來到紐約定居。雖原本是為了追逐屬世的夢想而來，但留學生活的辛苦與挑戰，讓我看見自己的卑微與神的慈愛。紐約教會與信徒們生活的單純與敬虔，如一記響鐘，讓我得以重新檢視自己的信仰。我開始固定參與每週的查經團契，這讓我學會信仰必須以神的話語為中心，也深深感

受到能有系統地學習聖經，乃是在真理上扎根，且是至關重要的。更是因神一路的憐憫帶領，讓我慢慢修正自己早已被世俗污染的觀念，明辨何為摻雜的聖經知識，並真正體驗到真理與聖靈的能力。在紐約這個異鄉，我找到古道，那是善道，也是「回家」唯一的途徑。

每年11月，美國總會都會輪流在東西岸的教會舉行為期一週的成人神訓班。由於地理位置的限制，來自全美各地的學員，許多都必須長途跋涉，且要克服三小時的時差。但這些屬世的不便，卻阻擋不了眾多弟兄姐妹積極參與這親近神的靈修時光。因為這些弟兄姐妹單純信心的表現，激勵小弟從2014年開始持續參加成人神訓班。

無奈2016年接近神訓時，因公司工作繁忙，不好意思向主管開口請假，但仍想把握機會參與這一年一次的屬靈饗宴，我便請團契的弟兄姐妹開始為此事代禱。感謝神鴻恩開路，讓我有一次提早到公司上班時，能鼓起勇氣向主管開口詢問，而主管竟然連細節都沒有詢問就直接答應。直到幾分鐘過後，她突然回過神來問我：「你剛剛說了什麼？」我只好忐忑地重述我的計畫。她聽了似乎有些困擾，神情瞬間凝重，但因剛剛已答應在先了，就不再有微詞。神因我僅有的小信，加上眾弟兄姐妹的代禱，為我開了前往加州的「紅海」：這不僅僅是主耶穌的奇妙恩典，更是神要彰顯祂恩慈榮耀的預備！

那年神訓班專題之一是約伯記。在某次中午禁食禱告的勉勵中，有位紐約教會的李姐妹分享了自己曾經在讀完約伯記不久後，得了全身紅疹的怪病，甚是折磨。在禱告一段時間後才得以痊癒，因此她對閱讀約伯記有「創傷症候群」。可萬萬沒想到，她這次來到神訓班，還是碰到了約伯記。當時大家聽了都莞爾一笑，但因我所認識的這位姐妹，是很有信心的，若仍是有這樣的憂慮，可見其操練之大。當時我的嘴角雖也忍不住上揚，但內心卻也突然一驚，心想自己信心這般軟弱，若遇到這事，一定無法負荷，因此立即在心中默禱求神保守，讓我一定不要遭遇這樣的試煉。

人生在世必遇患難，如同火星飛騰（伯五7）。

神訓結束後的一個月，12月下旬我先是得了帶狀皰疹（俗稱皮蛇），本以為是肩膀長了些痘痘，便不以為意地忍耐了一週。後來在安息日聚會後開始頭痛不適，本想去找家庭醫生問診，卻因當天爆診，醫生無法再加看任何病患的情況下，我只能忍痛回家休息。週一（12/19），我仍強撐著病痛去上班，但出現前所未有的劇烈頭痛並開始發燒，我便在儘速完成手邊的工作後，下午跟主管請假，叫車至診所就醫。醫生的初步診斷是腦膜炎，情況緊急，叫了救護車將我送往鄰近的區域醫院，並給了我一張醫囑，叮嚀我一到院要立即交給急診室。

然而我在傍晚6點多抵達後，因醫院正處在合併收購階段，醫護人員嚴重不足，因此直到深夜12點才有醫護人員來問診與治療。當時頭痛劇烈的程度，已經無法用言

語形容，那是這輩子從不曾經歷過的錐心刺骨。當時疼痛指數讓醫生毅然決然地為我施打了含嗎啡的止痛劑，當藥液注入靜脈的那一瞬間，我立刻感受到麻醉劑飛鑽地刺進心臟，然後泵送到腦部和全身，讓我的身體極其不適。與其說是止痛，不如說用全身疼痛來代替局部疼痛。

就在這時，另一位醫生前來要我側臥屈身作腰椎穿刺抽取脊隨液送檢，穿刺的過程因沒有麻醉，身心都是煎熬。扎了第一針後，我聽到他小聲地對旁人說：「沒成功，要再來一次」。然而第二次還是沒成功，他便要求我坐起來，我幾近崩潰，但仍奮力掙扎起身，醫生再試了一兩次還是失敗，只好叫停。由於無法得知檢體是哪一種病菌或病毒型的腦膜炎，在急診熬到隔日清晨時，醫生只好同時施予抗病毒和抗生素治療。感謝主，除了前夜趕來醫院的楊弟兄，教會的弟兄姐妹陸續來探望我。對獨自在異鄉的我而言，他們就是我的家人，更是神差遣來的天使。

入院後，一開始情況還算穩定，發燒也控制得住，甚至我因為可以忙裡偷閒而有些竊喜。兩天後，開始來了幾位不同科的醫生會診，包括肝臟科和腎臟科，問了我一些肝腎相關的問題，還問我是不是有服用草藥、中藥等藥品。我很疑惑，但他們說我的肝腎指數異常的高。當我再問他們原因時，他們才說可能是病毒藥物的影響，所以接下來要改藥。然而，病毒藥物才停了一天，原本被撤換的藥物又重新施打。我向醫院提出了疑問，但等待了一整天後才來了位新的醫生，態度語氣不友善地告訴我：「我現在是負責你的新醫生，不要管之前醫生跟你說什麼，你現在就是需要這個藥，你不要管你的肝腎，先管你的腦。」

「屋漏偏逢連夜雨，船行又遇打頭風。」如上述所提，那段期間剛好遇到這家醫院被另一家大型醫院併購，正經歷重整轉型，醫療人員嚴重不足，同時又面臨美國最大的年底假期，醫護人員寥寥無幾，諸多的巧合狀況，讓病人無法得到妥善的照顧與治療。有次護理人員不慎摔破玻璃點滴瓶，甚至管線都落在地上了，她竟當著我和來探望我的弟兄面前，把破掉的點滴瓶撿起來掛回點滴架上，這讓我們兩個看了瞠目結舌。

更糟糕的是，期間我的病況竟又惡化，進食困難，身體愈來愈虛弱，且發燒又開始持續，意識也越來越模糊。他們無計可施，只能不斷給予退燒藥，一開始讓我每八小時吃一次，但藥效卻只持續了四小時、然後兩小時，到最後就完全無效。發燒讓我不住發冷顫抖，即使蓋上了四床毯子，仍然冷到全身不停止地發抖。那位氣焰很盛的醫師，更是在某天看診時，大力地將我的毯子扯掉，怪罪是我蓋了太多毯子才會高燒不退。

至於我，我必仰望神，把我的事情託付祂（伯五8）。

就這樣，我躺在不見天日的病房中，日復一日地被施打著一瓶又一瓶不知道是在維持我的生命，還是加速我身體惡化的藥劑。我的身體跟心靈，每分每秒都在被凌遲。但感謝主，這一切原有神美好的預備與安排。

萬事萬物都有定期，雖然人不知禍患何時降臨，但萬軍之主祂知道萬事。所以一個多月前，祂大能的膀臂，藉著弟兄姐妹代禱的雙手，護送我前往西岸的神訓班學習約伯記的教導，就是要在苦難來臨前，讓我可以預備油在器皿裡。躺在病床上的這段期間，我不時默想約伯記的道理，思想神訓班的教導：「我們世間所發生的任何事，都經過神的默許，都是神的旨意。」

所以，我肉體的頭腦雖遭受攻擊，但屬靈的頭腦卻深知，我所遭遇的一切，都是神要操練我「不抱怨」的功課。再加上紐約教會弟兄姐妹不止息的愛心探訪與陪伴禱告，

202505版權所有

讓我確實知道這神沒有離棄我，我就是靜默不語。前面提到的李姐妹，幾乎每天下班都來坐在病床旁安靜禱告，甚至陪我前往急診的楊弟兄，更是深夜不間斷地來陪伴。他們就是神所差派來的一位位天使，用真理與愛心帶著一瓶瓶維持我靈命的藥物，前來陪伴我度過這段最艱難的時刻。

神就是藉著他們做在小子身上的愛心，讓我仍知道神一直與我同在！但，身體不止息的磨難，也讓我開始思考：「神把我從地極領到這裡，讓我死在異鄉冰冷的病床上，這難道就是我人生的終局嗎？」漸漸地，我意識因高燒不退，開始有點模糊，突然覺得自己身體裡面的信心一直往下墜落，像是急速墜落到無底的深淵。就在感覺快承受不住的時候，突然有一張金色的網把我的信心給網住，很溫柔地托著我。在靈裡，我立刻知道，這不是我自己的信心，這是教會眾人代禱的手所織成的網，這中間有我認識的人，也有我不認識的人。他們不斷地在為我禱告，讓我在靈裡立得安慰而歡呼地喊出：「哈利路亞」來讚美主耶穌。

在這之後，我的情況完全沒有得到改善，然而藉著這個屬靈的體驗，儘管神好像默然不語，但唯我深知神仍與我同在。其後因身體情況越發糟糕，很多人勸告我要通知家人，但我想即使告知也只是徒增雙親的憂慮。因此最後只聯絡了在臺灣的二姐，交代我若有不測，請她帶著父母，到美國來處理我的後事，也務必請已返臺定居的梁姐妹陪伴協助後事。我在電話中告訴姊姊，請她跟臺灣的家人要有信心接受這發生的一切。

「因這一切都是出於神，我也沒有怨言。」就像約伯記所教導的，賞賜的是神，收取的也是神。在這一切的事上、我們不以口犯罪（伯一21-22，二10）。

在身體越來越羸弱的狀況下，我開始感覺這世上一切的事，不論好事、壞事、親情、友情，甚至恩恩怨怨好像都漸漸與我隔絕，只剩耶穌，原來這就是人要離開世上的感覺嗎？終於有一天，清晨6點多，我感覺有一股壓力從肚腹竄上喉嚨直奔囟門，就好像乘坐極限遊樂設施失重的感覺，但其痛苦感更勝百倍。我的視力開始變得模糊、眼前一片白茫茫，感覺肺部吸不到空氣，不停地急促喘息。我覺得似乎自己在世的時間要到了，於是對神作最後的禱告：「神，感謝祢創造我，在億萬人中揀選我來到唯一得救的真耶穌教會。我是個罪人，不配所有的恩典，我也知道我曾做過許多錯事，沒有預料到這麼快，人生就要結束了，我祈求神的憐憫，在我死後可以接我的靈魂回天家。我在這邊獻上最後的禱告，求神悅納，但一切都願主旨意成全。」在悔改禱告後的某一刻，我的視力和意識又漸漸回復過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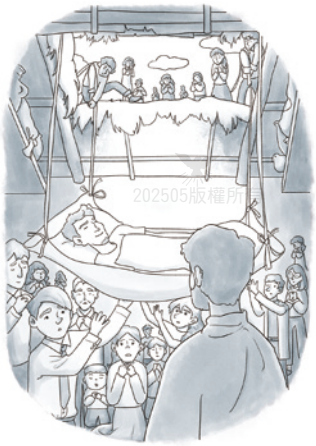
祂行大事不可測度，行奇事不可勝數（伯五9）。

入院一週後（2016/12/26），除了反覆高燒外，我身上開始出現紅疹，種種情況讓我不得不對病況提出質疑。然而醫生一直多日沒有出現，護理人員的不專業與冷漠對待，讓我不斷地向他們提出要轉院的要求。但因為美國醫療制度與保險體系的複雜結構，再加上醫院也不願意接受這樣的提議，所以轉院是不可能的事實。即便當時教會的周弟兄幫忙查詢到哥倫比亞大學醫院有床位，但數度與醫院交涉轉院都未果。

感謝主，到了12月28日，事情有了轉機，那天早上終於來了位新的醫生看診，她看到我的紅疹後，猜測可能是在醫院感染的玫瑰疹，雖原因不明，但也不是大事。我低聲下氣地再次向她提出轉院的訴求，請她幫忙。她原本拒絕，但感謝主開了她的心，就像聖經中不義的判官耐不住寡婦的哀求，她答應只能幫我打一通電話到哥大醫院詢問，但她再三強調，對方願意接收已住院病人的可能性極低。這位醫生說完這話後就再也沒出現過，而在我詢問接班護理師後續狀況時，她再三堅持醫生交代她打的電話是康乃爾醫院，而且對方完全沒有回應。但就在距離醫院下班前，我不再抱持轉院的希望之際，護士突然開門進來說，康乃爾醫院的人來了。當我還在狐疑之際，兩位哥大醫院的救護人員開門進來說要幫我轉院。這戲劇化般的轉場，讓我知道，等待的時候滿足了，神此刻就要伸手救我。

將卑微的安置在高處，將哀痛的舉到穩妥之地（伯五11）。

一被推進哥大病房時，醫護人員便告訴我說，他們已經知道了我沒有被妥善治療的全部經歷，除了深感不可思議，也對於我所經歷的痛苦無法置信。但更奇妙的是，他們完全不知道當初到底是哪位哥大的醫生答應接收我。當晚的值班醫生在問診後，立即對藥物做了調整，護理師也讓我服用了不一樣的退燒藥。哈利路亞，我在反覆燒了快兩週之後，終於退燒，也能入眠了。



隔天有位資深的醫生進來病房，他一看到我便問，「你是不是漢人？」我說「是，你怎麼知道？」醫生接著說：「而且你是南方漢人。因為你們有比較高的比例對磺胺抗生素過敏，我們判斷你應該是嚴重的抗生素過敏反應。」感謝主，因為教學醫院的專業，讓他們見微知著。果然沒有多久，我的紅疹蔓延到全身，證實醫師的診斷。我的身體從頸部到腳盤紅到發紫，沒有一處的皮膚是正常的顏色，到最後甚至轉黑，黑到連護士都找不到靜脈下針，只能從虎口勉強扎針。真的感謝神即時出手，如果我再繼續施打那些高劑量的抗生素，會更加劇影響肝腎功能，再嚴重，甚至可能併發多重器官衰竭致死。轉院後數日內，我脫離險境從苦境轉回。

即便醫院地處偏遠，每天仍有許多愛心的弟兄姐妹，不辭辛勞地轉乘不同的交通工具前來慰問，甚至準備補品來探望。也有教會詩班特地錄製詩歌加以安慰，我也在教會弟兄輪流的陪伴下，在醫院度過一個新生的新年。終於，2017年1月3日，我卸下病人的袍子，在楊弟兄與在哥大工作的劉姐妹陪伴下，走出病房出院回家。

再回到教會，我才知道除了來探望我的弟兄姐妹們，當時有許多人在為我禱告，有些弟兄姐妹甚至在安息日中午時，自發性地聚集在會堂為我禁食禱告，後來到紐澤西喜樂坡教會幫忙聖工時，也遇到多位信徒來對我說，他們當時都在為我不住地禱告。所以我今天性命得以存活，信心不至失落，真真切切都是因神的憐憫、祂的預備，以及大家的愛心代禱。我的信心原不是我自己的信心，乃是眾弟兄姐妹用禱告的手向神祈求所織成的屬靈之網，把我安穩地托住。

我也才深刻體會到，聖經所強調的代禱是又真又活的道理，是在屬靈家人們一起奔往的天國路上，用「哈利路亞」聲聲讚美主所交織出的安全網。或許有些時候，我們一時之間看不見其功效，但在靈裡，代禱者是用禱告舉起的手與謙卑俯伏的膝蓋，把被代禱者恭敬地帶到耶穌面前，如香上騰。這屬靈的香氣，就像是馬利亞膏在耶穌身上的真哪噠一樣馨香，神必悅納、垂聽。

願頌讚、榮耀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就是發慈悲的父，賜各樣安慰的神。我們在一切患難中，祂就安慰我們，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（林後一3-4）。阿們！

想要聆聽更多代禱的見證，
請上《只見耶穌 青年團契》ep. 3
「我為你禱告」很虛偽嗎？